

七閩叢書之一

大學微

王揖唐



34569

二 閩叢書 一十八種

七 閩別輯 五種

七閩叢書 一十八種

老子今見

哲學

莊子大傳

南窗隨筆

大學

獨臥樓筆談

中庸大義

理學

論語大傳

獨臥樓文輯

孟子七篇大傳

獨臥樓詩輯

釋氏爾雅箋正 佛學

恰克圖詩麻

夏小正經傳攷

文 鍵附釋辭

說文重文攷

說文普系

六書轉注說

漢人聲律之學

訓詁  
音韻  
之學

廣韻重文攷  
通轉

古韻玉連環補正

古韻玉連環補證

七閩別輯 五種

# 大學微

七閩陳登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新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大讀如字。古本新作親。說文新親竝从業得聲。故可通用。

朱子云。明明之也。明德者。人之所得乎天。而虛靈不昧。以具衆理。而應萬事者也。

但爲氣稟所拘。人欲所蔽。則有時而昏。然其本體之明。則有未嘗息者。故學者當

因其所發而遂明之。以復其初也。新者革其舊之謂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。又當推

以及人。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。至善則事理

當然之極也。言明明德新民。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。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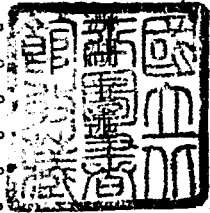
極。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案孔子之道。以修身治人爲本。故大學言明明德新民。中

庸言成己成物。大學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。皆修身之事也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皆

治人之事也。祇有兩大綱而已。

知止而后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

而后即而後也。古字通用。知止



於至善之域。則心專一故定。定者心之本體也。心專一則不妄動。不妄動。則心不外鹜而常安帖也。心不外鹜而常安帖。則能思索矣。能思索則有心得。此所謂欲其自得之也。物

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朱注云、明德為本。新民為末。知止為始。能得為終。本始所先。末終所後。此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。案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即一以貫之謂也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二句。承上而起下也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修其身。

欲修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治國、治理之也。音持。朱注云、明明德於天下者。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心者、身之所主也。誠、實也。意者、心之所發也。實其心之所發。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。致推極也。

。知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。欲其所知無不盡也。格、至也。物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。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。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

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

下平。國治、治理也。音雅。朱注云、物格者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。知至者。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。知既盡。則意可得而實矣。意既實。則心可得而正矣。修身以上。明明德之事

也。齊家以下。新民之事也。由此觀之。亦祇有兩大綱也。

身之主宰為心。故欲修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心之發動為意。若意不誠。則心亦不可

得而正矣。故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心之所覺為知。意之所在為物。若不窮知究

慮以明事物之理。則意不能無私。意既私。誠於何有。故欲誠其意者。先格物而致知。格物所以致知也。故曰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。至極也。知及於至善之域。故曰知至。所謂優入聖域也。案西方物質文明。故格物之物。蓋謂萬物散殊之物。而東方精神文明。故格物之物。乃謂不誠無物之物。此亦不可不審也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朱注云。壹是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朱注云。本謂身也。所厚謂家也。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。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孟子曰。天下之本在國。國之本在家。家之本在身。人知身(修身)家(所厚)爲本。則知之至也。此兩句結上文兩節之意。程子謂之衍文。朱子疑有闕文。皆未深思耳。

經文二百一十五字。自篇首至此謂知本。蓋孔子之言。而曾子述之。傳文三段。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。今從舊本分爲三段。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所謂知本爲一段。所謂修身至治國在齊其家爲二段。所謂平天下至篇末爲三段。曾子得一貫之傳。故能發明聖經之大義。一貫二字。迄無定義。紫陽以一本萬殊釋之。陽

明謂體用一源。皆非達話。余謂一貫之旨。乃今所謂系統 System 是也。吾國典籍皆有系統。大學之二綱八目。則其最著者也。

所謂其誠意者。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上惡好二字皆去聲。臭味也。惡如惡惡臭。好善如好好色。此之謂。

自謙。鄭注云、謙讀為慊。(苦起反)慊之言厭也。案厭之為言足也。故朱注云、謙快也。足也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朱注云、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

地也。劉戡山云、隱微之地。是名曰獨。小人閒居為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后厭然。揜其不善而著其

善。人之視己。如見其肺肝然。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鄭注

云、厭讀為壓。(音掩)隱然閉藏貌。朱注云、閒居獨處也。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。案禮表記云、篤以不揜。不揜即誠也。揜則不誠也。君子誠於中而形於外。小人不誠於內而求

之於外。蓋君子慎獨而小人自欺也。曾子曰、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其嚴乎。朱注云、引此以明上文之意。言雖幽獨之中。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

可畏之。富潤屋。德潤身。心廣體胖。釋文、胖步丹反。故君子必誠其意。朱注云、胖、安舒也。言富則能潤屋矣。德則能潤

身矣。故心無愧怍。則廣大寬平。而體常舒泰。德之潤身者然也。案荀子大略曰、德至者色澤洽。是也。

劉戡山云、止言修身在正其心。而更不言正心先誠其意者。正以見誠意之為專

義也。案大學中庸皆言誠也。是以曾傳先釋誠意。誠者真實無妄之謂。誠意則毋

自欺而自慊也。格物致知。即誠意之功。故無須補義。

徐愛因未會知行合一之訓。以問於先生。先生曰、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。說如

好好色。如惡惡臭。見好色屬知。好好色屬行。只見那好色時。已見好了。不是見了後。又立個心去好。聞惡臭屬知。惡惡臭屬行。只聞那惡臭時。已自惡了。不是聞了後。別立個心去惡。某嘗說。知是行的。主意。行是知的。工夫。知是行之。始。行是知之。成。聖賢。只一個工夫。知行不可分作兩事。先生謂陽明也。

詩云。瞻彼淇澳。

澳、隈也。水曲也。廣韻一屋曰、澳隈也。水內曰澳。(於六切音郁)爾雅釋

葦竹猗猗。

葦竹詩淇奧篇作綠竹。古字通用。淇水之竹。漢時尚伐以塞河。有斐君子。有文采之

衛武公也。

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(音儻)磨以沙石。治骨角者。既切而復磋之。治玉石者。既琢

而復磨之。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。案猗在廣韻五支。磋在七歌。磨在八戈。三字皆屬辛部。(見古韻玉連環)故相為韻。舊以猗叶韻音阿。蓋不知音韻之學也。瑟兮僩

兮。瑟兮矜莊兒。僩兮武毅兒。僩下殺切。赫兮喧兮。赫兮盛大兒。喧兮宣著兒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諠詩作諛。爾雅曰

諠為韻。皆在二十二元。(庚部)如切如磋者。道學也。廣雅曰、道治也。以切磋喻治學。如琢如磨者。自修也。以琢磨喻修身。

爾雅作脩。脩爾雅作煇。有威可畏謂之威。有儀可象謂之儀。瑟兮僩兮者。恂慄也。恂音荀。宋注云、恂慄、戰懼也。赫兮喧兮者。威儀也。有儀可象

謂之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者。諠爾雅作諛。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。朱注云、



此引詩以證誠於中而形於外。故鄭康成云：此心廣體胖之詩也。如切如磋以下十二句，蓋釋詩之詞也。爾雅釋訓同。如切如磋四句，以其內美言之；瑟兮僩兮四句，以

其外著言之。有斐君子四句，以其感人言之。蓋歎美之也。

詩云：於戲，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此兩節皆引詩而歎美之也。

於戲詩，周頌烈文篇作於乎。古字通用。蓋歎美之辭也。前王謂文王、武王也。君子謂後賢後王也。小人謂後世之人民也。言君子賢其所賢，親其所親，蓋法前王也。詩所謂四方其訓之。四方謂天下也。訓、儆法也。百辟其刑之。百辟、諸侯也。刑、取法也。是也。小人得樂其

所樂，得利其所利。因前王與民同好惡，不爭奪其樂利之事也。故遺愛在人。此所以沒世而君子小人追思之也。

康誥曰：克明德。朱注云：康，諸周書。克，能也。太甲曰：顧諟天之明命。朱注云：太甲、商書。顧，常目在之。所以與我、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。帝典曰：克明峻德。鄭注云：帝典、堯典。亦尚書。峻，大也。案書作俊。皆自明也。朱注云：結所引書。皆言自

明其德。湯之盤銘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朱注云：盤、沐浴之盤。銘、名其器以自警之意。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故銘其盤。言誠能一日有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。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。又日新之。不可略有間斷也。去並上聲。間去聲。康誥曰：作新民。朱注云：鼓之舞之之謂作。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。詩曰：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大雅文王之詩也。后稷之與。在陶唐虞年。故曰：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。命、天命也。維猶乃也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朱注云：自新新民。皆欲止於至善也。

首引周書康誥言文王克明其德。次引商書太甲言成湯顧諟明德。顧諟猶言眷顧。審諦也。天之明命，即明德也。又引唐書堯典言帝堯克明大德。此釋明明德止於至善也。引湯之盤銘言其自新也。康叔之誥言其新民也。文王之詩言其新國也。此釋新民止於至善也。故結之曰：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極至也。謂至善也。是故承上起下之辭也。

詩云：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朱注云：詩商頌玄鳥之篇。邦畿、王者之都也。止居也。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。詩云：緡蠻黃鳥，止於丘隅。緡蠻詩作緡蠻。小雅篇名。毛傳云：緡蠻，小鳥貌。朱注云：丘隅，岑蔚之處。案隅、角也。蔚音鬱。子曰：於止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言鳥之於止也。知止於山深林密之處。可謂知其所止矣。故人而不知止於至善。是人之不如鳥也。其可乎哉。詩云：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

止。大雅文王之詩也。穆穆深遠之意。於讀若鳥。歎美之辭。緝熙光明之見。止本語詞。借為知止之止。蓋斷章取義也。敬猶慎也。敬止猶言慎其所止。即下文之五止也。為人

君。止於仁。為人臣。止於敬。為人子。止於孝。為人父。止於慈。與國人交。止於信。朱注云

而言聖人之止。無非至善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學者於此。究其精微之蘊。而又推類以盡其餘。則於天下之事。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。

邦畿民之所止。丘隅鳥之所止。至善文王所止。則文王可謂知止矣。劉戡山云。知

止者。知本也。

子曰。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論語顏淵篇之文也。揚氏曰。子路片言可以折獄。而不知以禮遜為國。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。故又記孔子之言。以見聖人必以聽訟為難。而以使民無訟為貴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情實也。辭猶今之口供也。畏服也。此謂知本。

吾之聽訟。與人無異。必也使民無訟。蓋聽訟者。治其末也。塞其流也。使民無訟。則

正其本。清其原矣。范氏之說。上之人能以誠化民。則無情者不敢盡其虛誕之辭。而

自畏服。法治不如德治。故齊之以刑。不若齊之以禮也。史記周本紀云。虞芮之人

有獄不能決。乃如周。入界。耕者皆讓畔。民俗皆讓長。上聲。虞芮之人。未見西伯。皆慙。

此可見文王行善而感人深。大雅綿之詩曰。虞芮質厥成。文王蹶厥生。爾雅曰。蹶。動也。生。猶

動也。生。猶

性也。是也。由康誥曰至知本心也。蓋釋明明德三句。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。心有所忿懣。程子謂身當作心。今據以訂正。懣音致。鄭注云。或作憤。或作寔。蓋古同聲而通用。則

不得其正。即所謂僻也。有所恐懼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。好樂並去聲。論語樂水。樂山。樂亦五教切。則不得其

正。有所憂患。則不得其正。朱注云、忿懣怒也。蓋是四者皆心之用。而人所不能無者。然一有之而不能察。則欲動情勝。而其用之所行。或不能不失其正矣。

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。食而不知其味。朱注云、心有不在。則無以檢其身。是以存。而身無不修也。君子必察乎此。而敬以直之。然後此心常

案直猶正也。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

王陽明曰。心一也。未雜於人。謂之道心。雜以人為。謂之人心。人心之得其正者。即

道心。道心之失其正者。即人心。初非有二心也。程子謂人心即人欲。道心即天理。

語若分析。而意實得之。然則忿懣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。乃人欲也。故不得其正。

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辟則莫知其惡。辟讀曰僻。謂偏僻也。之其所賤惡而

辟焉。辟則莫知其善。惡去聲。之其所畏敬而辟焉。所畏敬如父母。兄長之類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矜猶憐也。所

人之。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敖讀為傲。所傲惰如女子小人之類。故好而知其惡。惡而知其美者。惡去聲。美猶

善也。曲禮曰、愛而知其惡、憎而知其善。蓋與此同。天下鮮矣。鮮上聲、罕也。朱注云、人謂衆人。之猶於也。辟猶偏而不加察焉。則必陷於一偏。而身不修矣。故諺有之曰、人莫知其子之惡、莫知其苗之碩。諺音彥、朱注云、不明。貪得者無厭。是則偏之爲害。而家之所以不齊也。鄭注云、碩大也。厭平聲。而家之

爾雅曰、齊中也。齊者無偏無頗。古文尙書如此。頗滂禾切音坡。之謂也。中者不偏不倚之謂也。夫

齊家者、齊不齊以致其齊也。不齊猶言不平不等也。一家之中、親疏之不齊也。常人之情、好惡亦不齊也。其視兄弟、妻子若有偏阿、則不得其正、乃所謂僻也。僻則身不修而家不齊矣。四海之內、皆兄弟也。當等心視之、而况一本一體、其可以偏頗乎。

頗乎。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、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、無之。此所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謂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故

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、孝者所以事君也、弟者所以事長也、慈者所以使衆也。說文

老部、孝、善事父母者。心部、悌、善兄弟也。經典通用弟。長上聲。朱注云、身修而家可教矣。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。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。不外乎此。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。康誥曰、如保赤子。心誠求之、雖不中不遠矣。中去聲、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。

也。鄭注云、養子者。推心爲之。而中於赤子之著欲也。案者嗜古通用。朱注云、一家仁。一此引書而釋之。又明立教之本。不假強爲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。強上聲、一家仁。

國興仁。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。貪不讓。戾。一國作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。

僨音奮、一人定國。鄭注云、一家一人、謂人君也。機、發動所由也。堯舜率天下以仁。而民從之。朱子本作帥。帥與率同。而猶則也。下同。桀紂率天下以暴。而民從之。其所令。猶若也。其所令猶言若所令也。好去聲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。求資。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有於己。謂有仁讓也。無於己。謂無貪戾也。言已有仁讓。然後乃可責人以仁讓。已無貪戾。然後乃可正人之貪戾也。朱注云、皆推己以及人。所謂恕也。所藏乎身不恕而

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朱注云、喻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結上文。總詩云、桃之夭夭。其葉

蓁蓁。音臻。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說文木部引作模模。云木盛兒。女部引作媿媿。云巧也。天棧者而言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宜猶善也。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、宜兄宜弟。雅蓼蕭之詩。諸侯來朝。天子美其德。宜于家而重于國也。蓼音六。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、其儀不忒。正是四國。詩曹風鳩鳴之詩也。鳴音尸。儀、容止也。猶言儀容舉止也。忒、差忒也。四國謂曹之四境也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其儀不忒。而后民法之也。正是四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朱注云、此三引詩。皆以咏歎上文之事。而又結之如此。其味深長。最宜潛玩。

而民從之。其所令。猶若也。其所令猶言若所令也。好去聲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。求資。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有於己。謂有仁讓也。無於己。謂無貪戾也。言已有仁讓。然後乃可責人以仁讓。已無貪戾。然後乃可正人之貪戾也。朱注云、皆推己以及人。所謂恕也。所藏乎身不恕而

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朱注云、喻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結上文。總詩云、桃之夭夭。其葉

蓁蓁。音臻。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說文木部引作模模。云木盛兒。女部引作媿媿。云巧也。天棧者而言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宜猶善也。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、宜兄宜弟。雅蓼蕭之詩。諸侯來朝。天子美其德。宜于家而重于國也。蓼音六。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、其儀不忒。正是四國。詩曹風鳩鳴之詩也。鳴音尸。儀、容止也。猶言儀容舉止也。忒、差忒也。四國謂曹之四境也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其儀不忒。而后民法之也。正是四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朱注云、此三引詩。皆以咏歎上文之事。而又結之如此。其味深長。最宜潛玩。

而民從之。其所令。猶若也。其所令猶言若所令也。好去聲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。求資。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有於己。謂有仁讓也。無於己。謂無貪戾也。言已有仁讓。然後乃可責人以仁讓。已無貪戾。然後乃可正人之貪戾也。朱注云、皆推己以及人。所謂恕也。所藏乎身不恕而

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朱注云、喻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結上文。總詩云、桃之夭夭。其葉

蓁蓁。音臻。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說文木部引作模模。云木盛兒。女部引作媿媿。云巧也。天棧者而言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宜猶善也。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、宜兄宜弟。雅蓼蕭之詩。諸侯來朝。天子美其德。宜于家而重于國也。蓼音六。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、其儀不忒。正是四國。詩曹風鳩鳴之詩也。鳴音尸。儀、容止也。猶言儀容舉止也。忒、差忒也。四國謂曹之四境也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其儀不忒。而后民法之也。正是四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朱注云、此三引詩。皆以咏歎上文之事。而又結之如此。其味深長。最宜潛玩。

而民從之。其所令。猶若也。其所令猶言若所令也。好去聲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。求資。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有於己。謂有仁讓也。無於己。謂無貪戾也。言已有仁讓。然後乃可責人以仁讓。已無貪戾。然後乃可正人之貪戾也。朱注云、皆推己以及人。所謂恕也。所藏乎身不恕而

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朱注云、喻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結上文。總詩云、桃之夭夭。其葉

蓁蓁。音臻。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說文木部引作模模。云木盛兒。女部引作媿媿。云巧也。天棧者而言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宜猶善也。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、宜兄宜弟。雅蓼蕭之詩。諸侯來朝。天子美其德。宜于家而重于國也。蓼音六。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、其儀不忒。正是四國。詩曹風鳩鳴之詩也。鳴音尸。儀、容止也。猶言儀容舉止也。忒、差忒也。四國謂曹之四境也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其儀不忒。而后民法之也。正是四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朱注云、此三引詩。皆以咏歎上文之事。而又結之如此。其味深長。最宜潛玩。

尸子曰。恕者。以身爲度者也。己所不欲。毋加諸人。惡諸人。則去諸己。欲諸人。則求諸己。此恕也。子貢問曰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子曰。其恕乎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恕者。仁也。故仲弓問仁。子曰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端木賜字子貢。大學多言仁爲人君。止於仁。一家仁。一國興仁。堯舜率天下以仁。而民從之。唯仁人放流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受人。能惡人。仁者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。惟一言恕。所藏乎身。不恕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傳。首。先。言。誠。而。后。言。慎。獨。傳。末。先。言。恕。而。后。言。絜。矩。言。仁。言。恕。言。絜。矩。其。義。一。也。

茲以名學 Logic 三詞連珠 Syllogism 明之

恕仁也 Major Premise

絜矩恕也 Minor Premise

故絜矩仁也 Conclusion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。上老老而民興孝。上長長而民興弟。長竝上聲。上恤孤而民

不倍。恤無恤也。無背也。倍與音同。謂不背上也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絜胡結反。宋注云。老老所謂老。吾

者幼而無父之稱。絜度也。矩所以爲方也。言此三者。上行下效。捷於影響。案度讀如付度之度。矩所以爲方之器也。絜矩所謂恕也。所惡於上。毋以使下。

所惡於下。毋以事上。惡竝去聲。下同。毋。禁止之辭也。王陽明曰。所惡於上是致知。毋以使下是致知。所惡於前。毋以先後。

所惡於後。毋以從前。所惡於右。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。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

之道。朱注云。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。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。則必以此度下之心。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。不欲下之不忠於我。則必以此度上之心。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。至於前後左右。無不皆然。案度亦付度也。待洛反。中庸。所求乎子以事父。未能也。可以參閱。

曾傳首言慎獨。慎獨所以致誠也。一則曰誠意毋自欺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再則

曰誠中而形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傳末言絜矩。絜矩所以行恕也。一則曰上老

老長長恤孤。而民興孝興悌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再則曰所惡於上於

下。於前於後。於右於左者。勿施於人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前連言必慎其獨。後連言絜矩之道。遙遙相應。慎

獨致誠明德之事也。絜矩行恕親民之事也。故曰祇有兩大綱而已。

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。廣韻四紙曰只語辭。民之所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

父。



母。好惡竝去聲。朱注云、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。言能絜矩。而以民心為己心。則是愛民如子。而民愛之如父母矣。詩云、節彼南山。維石巖巖。赫赫

師尹。民具爾瞻。家父世為周臣。凡人名地名。父竝音甫。作詩刺王用。尹氏以致亂也。節讀為截。巖巖積石兒。赫赫顯盛兒。有國者。不可以

不慎。辟則為天下僂矣。辟讀為僻。僂與戮同。朱注云、詩小雅節南山之篇。節、截然高大。貌。師尹、周太師尹氏也。具俱也。辟偏也。言在上者。人所瞻仰。不可不謹。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。則身弑國亡。為天下之大戮矣。詩云、殷之未喪師。克配上帝。儀

監于殷。峻命不易。道得衆則得國。失衆則失國。喪易皆去聲。朱注云、詩文王篇。師衆也。也。案克配上帝。言殷賢聖之君六七作。其德足以配上帝而君天下也。儀詩作宜。古字通用。監詩作鑿。峻詩作峻。峻命大命也。天命也。禮表記曰、唯天子受命于天。故曰天命。言天命不易。宜鑒殷之覆轍也。此復引詩以結上文兩節之意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。有人此有土。有土此有

財。有財此有用。是故承上起下之辭也。慎猶重也。貴也。此猶則也。朱注云、有人謂得衆。有土謂得國。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。鄭注云、用謂國用也。德者

本也。財者末也。德與財對。猶義與利對也。外本內末。爭民施奪。言與民爭利。而施以劫奪之政也。是故財聚則民散

財散則民聚。朱注云、外本內末故財聚。爭民施奪故民散。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。是故言悖而出者。亦悖而入。貨悖而入

者。亦悖而出。朱注云、悖逆也。此以言之出入。明貨之出入也。康誥曰、惟命不于常。道善則得之。不善則失之

矣。鄭注云、天命不于常。言不專祐一家也。朱注云、道言也。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。其丁寧反覆之意。益深切矣。

夫爲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。因以與之。民之所惡。因而去之。此蓋好惡與民同情也。若有國者。不知絜矩之道。乃所謂僻也。僻則身弑國亡。爲天下之大戮。是故得衆則得國。失衆則失國。得衆則克。配上帝。爲民之父母。失衆則峻命不易。爲天下之大戮。然則得國失國。皆目民之視聽。民猶水也。水可載舟。亦可覆舟。故民可貴而不可愚。可畏而不可罔也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則得衆。得衆則得國。得國則財用足矣。此所謂上好仁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。由是觀之。德爲本而財爲末。若以德爲外。以財爲內。則爭民施奪。此孟子所謂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。猶夫禦也。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。而盈鉅橋之粟。鹿臺在河南淇縣。鉅橋倉在直隸曲周縣東北。卒以喪師。此之謂財聚則民散。武王克殷。散鹿臺之財。發鉅橋之粟。以振貧弱萌隸。萌隸猶賦隸也。

上見史記殷周本紀。此之謂財散則民聚。是故言悖出則悖入。貨悖入則悖出。此事有必至。理有固然也。康誥曰。惟命不于常。故大雅文王之詩曰。天命靡常。大明之詩曰。天難忱斯。惟善人則得之。善人亦仁人也。不善人則失之。老氏曰。天道無親。常與善人。繫

辭傳曰：何以守位曰仁。何以聚人曰財。此之謂也。

楚書曰：楚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朱注云：楚書、楚語。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。舅犯曰：亡人無以爲寶。

仁親以爲寶。晉獻公之喪，秦穆公使子顯（公子摯）弔公子重耳。且勸其反國。舅犯爲之對。此辭。明不因喪規利也。孤偃字子犯。晉文公之舅也。故曰舅犯。文公時爲公

子。出亡在外。故曰亡人。事見檣弓。（上采鄒注朱注）

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。寶善人者，所以寶其國也。仁親爲寶者，愛父而遠利也。或有他志，是乘義而爲利也。此蓋內本外末，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

秦誓曰：若有一个臣。今古賀切、音儲。周書作介。介與个古通用。斷斷兮無他技。廣韻二十九換、斷、丁貫切。詩魏風伐檀篇、河水清且漣漪。

韓詩詩作兮。石經殘缺同。猶與兮古通用。故秦誓斷斷兮。說文斤部引作留留。留古文斷。鄒注云、秦誓、周書篇名也。秦穆公伐鄭。爲晉所敗於穀。還誓羣臣。故作此篇也。斷斷誠

一之貌也。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休休焉有容之兒。其如猶乃能也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有技謂有

斷與斷同。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好去聲、彥聖猶言才德也。不啻猶言不但也。言不但口說而心實好之。蓋愛才好德之甚者也。

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尚亦有利哉。寔猶是也。以猶故也。說文八部、尚、庶幾也。人之有技，媚嫉

以惡之。惡去聲、媚嫉猶言忌害也。人之彥聖，而違之，俾不通。孟子所謂蔽賢。尸子所謂障賢。寔不能容，以不能保

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。以亦故也。說文夕部、殆危也。唯仁人放流之。進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唯惟古通用。

唯仁人放流之。猶云惟仁人爲能放流之。惟之爲言獨也。此承上文而言。謂媚嫉之人。惟仁人則能放流之於國外也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。爲能猶則能也。

能惡人。禮王制曰、屏之遠方。屏謂放流也。必郢切音餅。逆讀爲屏。義可相通。蓋以聲爲訓也。故朱注云、逆猶逐也。言有此媚嫉之人。妨賢而病國。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。

以其至公無私。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。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。命也。鄭注云、命讀爲慢。當從之。見不善而不能

能退。退而不能遠。過也。先遠竝去聲。過猶太過也。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猶

矯情也。辨姦論所謂與人異趣。蓄必逮夫身。好惡竝去聲。蓄古災字。夫音扶。語助也。朱注云、拂逆也。所謂與人異趣。蓄必逮夫身。好善而惡惡。人之性也。至於拂人之性。則不仁之甚者也。自秦誓至此。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意。是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之。驕泰以失之。

君子謂在位之人。大道謂絜矩之道也。北溪字義云、忠信兩字近誠字。忠信只是實。誠也只是實。但誠是自然實底。忠信是做工夫實底。朱注云、驕者矜高。泰者侈肆。是也。案大學凡三言得失。道得衆則得國。失衆則失國。道善則得之。不善則失之。皆言明所引詩(文王)書(康誥)之意。故加道字。道猶言也謂也。此則承上是故君子句來。得之失之。之指大道而言。

周書秦誓篇曰。斷斷兮。無他技。所謂無他技者。非謂其無技能也。蓋謂舍斷斷兮以外。無他技也。斷斷兮。無他技。言其心之誠一也。休休焉。如有容。言其量之豁達也。有容德乃大。辟若天府。然注焉而不滿。酌焉而不竭。此爲寔能容之。故能保我

子孫黎民。乃國之休也。故曰。尚亦有利哉。若人有技能。媚嫉以惡之。人之彥聖。則擠之抑之。使其才德不能上達也。不祥之實。匿善蔽賢為尤。此國之賊也。亦曰殆哉。然此不祥尤物。唯仁人則能放之流之。送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舜能流四凶于四裔。又能舉八愷八元。見史記五帝紀此之謂惟仁人為能愛人。能惡人。若見賢而不能舉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乃好賢不堅。而惡不著也。然舉而不能先。則失之慢也。退而不能遠。則失之過也。失之慢。失之過。猶可言也。至拂人之性。蓄必逮乎其身。不可以道音換。是故君子有絜矩之道。能絜矩。則以人之心為心。何至於拂人之情也。絜矩之道。恕道也。蓋本諸誠。故曰。必忠信以得之。忠信近于誠。故易乾九三曰。忠信所以進德也。驕泰以

失之。驕泰、不誠也。

生財。有大道。生之者。衆。食之者。寡。為之者。疾。用之者。舒。則財恆足矣。朱注云。此因有土有財而言。以

明足國之道。在乎務本而節用。非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。自此至終篇。皆一意也。案理財之學 Economy。近來歐美學者。僅分生產 Production 與消費 Consumption 兩大部。此與大學生財有大道一節陰合。蓋生之為之。皆屬生產。食之用之。皆屬消費。生產宜衆宜疾。消費宜寡宜舒。此則理財學之原理。通古今中外而不可易者也。（此采孔門理財學之說） 仁者

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朱注云、發猶起也。仁者散財以得民。不仁者亡身以殖貨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

也。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。義字始見於此。義與利對。論語曰、見利思義。春秋繁露曰、天之生人也。使之生義與利。義者心之養也。利者體之養也。義之養生人。大於利而厚於財也。是其諒矣。朱注云、上好仁以愛其下。則下好義以忠其上。所以事必有終。而府庫之財。無悖出之患也。案事必有終。猶言事必有成也。

孟獻子曰、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也。朱注云、畜馬乘。士初試為大夫者。案畜馬乘猶言畜馬乘之家也。

伐冰之家不畜牛羊。謂不與民爭利也。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

臣。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。乘斂竝去聲、鄭注云、孟獻子、魯大夫仲孫蔑也。伐地者也。采官也。官因地而食。故曰采地。亦曰采邑。卿大夫所封之邑。喪祭用冰者。百乘之家。有祿者也。雞豚牛羊。民之所畜養。以為財利者也。國家利義不利財。盜臣捐財耳。聚斂之臣乃捐義。論語曰、季氏富於周公。而求也為之聚斂。子曰、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。可也。朱注云、君子寧亡己之財。而不忍傷民之力。故寧有盜臣。而不畜聚斂之臣。此謂以下。釋獻子之言。

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。朱注云、自由也。彼為善之。長上聲、長國家而自小人導之。蓋小人導之。彼以為善也。小人使之為國家蓄害並至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

利為利以義為利也。之猶若也。務財用之小人。若使為國家。則天災人禍。紛至沓來。雖有僥倖也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。朱注云、此章之義。務在與民同好惡。而不專其利。皆推廣絜矩之意也。此章自所謂平天下至此、即余分為第三段。

易言理財正辭曰義。禮言生財有大道。易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。禮云小人樂

其樂而利其利。小人謂百姓也。然所謂美利樂利者乃以利天下百姓也。則利亦義耳。此

義為利也。故曰利者義之和也。說文刀部、利銛也。从刀、和然後利。从和省。易曰、利者

宜也。一易經利字多訓為宜也。而孔子罕言利。孟子不言利者何也。蓋不言一家

一人之私利也。此不以利為利也。墨子尚賢篇所謂愛利萬民。兼愛篇所謂兼相愛。交相

曰君子喻於義。小人喻於利。陳北溪曰義者天理之所宜。利者人情之所欲。天理

之所宜者公也。只是當然而然。無所為而然也。人情之所欲者私也。有所為而為。便是利。今人乍見孺子

將入井。皆有惻隱之心。而往救之。此謂之義。若有納交要譽之意。或惡納交要譽

之名。要平聲。惡去聲。此計較之心也。則謂之利。參閱孟子七篇大傳。義利之間。相去綦微。不可不審

也。仁人明道不計功。正義不謀利。案功利主義。英文謂之Utilitarianism。當戰國時。功

國。孟子曰、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而董子明道二語。無異聖賢之格言也。故陳北溪曰、自漢以來。無人似仲舒看得如此分明。而聚斂之臣。貨殖之蚊。

爭民施奪。猶之割肉以果腹。腹飽而身危也。余讀魯論至四海困窮。天祿永終。大

學。至。雖。有。善。者。亦。無。如。之。何。矣。未。嘗。不。廢。書。而。歎。曰。嗟。乎。利。誠。亂。之。源。也。三。代。以。降。內。聖。外。王。之。道。闇。而。不。明。言。利。之。臣。蠶。起。以。導。行。割。剝。爲。務。管。仲。官。山。海。謂正也。正與征同。徵稅也。筭與策同。鹽筭謂食鹽者之戶口冊籍也。見管子海王篇。五。子。爭。立。其。禍。蔓。延。商。鞅。開。阡。陌。先。強。後。促。二。世。而。亡。桑。弘。羊。行。算。繒。武。帝。末。年。巫。蠱。難。作。喋。血。京。師。天。寶。至。德。之。後。口。賦。日。增。戶。調。月。益。調亦賦也。徒弔切。至。建。中。之。始。民。財。已。匱。民。困。已。深。而。楊。炎。又。作。兩。稅。之。法。以。朘。削。之。終。德。宗。之。世。唐。無。寧。歲。王。荆。公。朋。黨。爲。姦。培。克。生。靈。不。數。年。間。青。苗。助。役。相。繼。而。行。肇。元。祐。之。黨。禍。基。紹。聖。之。羣。議。卒。至。徽。欽。北。轅。高。宗。南。渡。明。允。獲。知。言。之。名。悲。夫。皆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識於北京高商學校





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

● 定價 拾貳圓

著述者 七閩陳登澥

發行者 七閩陳友元

代售者 北京南京各大書坊

#10

752813